

談“憩園”

中文系三年級巴金創作研究小組

巴金同志寫了很多作品。其中有一些比較好的，例如“家”，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（雖然它也有不足之處）；也有一些消積因素較大的作品（我們並不是說它毫無可取之處）；例如“愛情三部曲”等；還有個別作品，我們從中很難發掘出多少值得肯定的東西，我們認為：“憩園”便是這樣的作品。

在“憩園”，作者可能是想通過憩園（公館名）前後兩家主人的“不幸”的遭遷，反映出地主家庭因金錢造成的罪惡和他們的沒落。但是，由於作者沒有階級分析的眼光，由於作者沒有割斷與地主階級的聯繫，因而對一個沒落地主流露出深厚的同情。給作品造成了致命傷：思想內容錯誤。

為了了解問題的方便，首先讓我們簡單地介紹一下作品的內容。

作品一開始，就寫一個名叫黎先生的作家（也就是作品中的“我”）來到了憩園。在這所“憩園”里，他發現了兩件主要的事。

一是這座公館前主人的祕密。“憩園”原來的東主楊夢痴，在年青的時候，終日嫖賭逍遙。成天住在妓女芳紋那里，過着極度荒淫無恥的生活，而且不以為恥，還在親生兒子面前炫耀芳紋的妖艷。每當錢揮霍光了，便跑回家去，哭哭啼啼地逼着老婆要錢。以至弄得幾乎傾家蕩產。他大兒子對此很不滿意。所以後來賣公館時，楊夢痴不答應，他大兒子便簽了押。他每次回家，也受到大兒子的冷眼閒語。後來，妓女芳紋跟別人走了，他便無處安身，衣食無着。住在寺廟里。因無臉見人，便隱名埋姓，做起“隱士”來。可是，奈何不得肚子，便去偷小店的燒餅，被人家捉住了，打得頭破血流，最後死在監牢中。

作者在描寫楊老三過程中，調子十分纏綿悱惻，不勝惋惜之至，極力渲染楊老三的窮困潦倒，他的灰心悔悟，他的痛苦辛酸，藉助於這些描寫而取得讀者對這個人物的同情。

而他的二兒子寒兒則是作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年幼一代。楊夢痴沒臉見人，隱名埋姓住在寺廟中，寒兒便到處找他。如果人們忘記了作品所反映的現實是一九四四年，那麼真會以為是又一次“目蓮尋母”了呢！後來，他找着了父親，這麼小的年紀居然能深深體會他父親的心情，而偷偷地跑進“憩園”來摘茶花，雖然這件事並不是那麼容易。但他還是盡力做着。

據作者在作品中介紹，憩園的看門工友李老漢，也同情楊夢痴，非常關心他，在自己十分困苦的情況下，還想法幫助他。寒兒來憩園摘花，李老漢護衛着他，三老爺的一切醜事，他也給他瞞着。於是，作者在作品中也告訴讀者：這是個好人。因為他還是有人類愛，對地主階級沒落子弟也象對本階級的親人似的去愛。他受到幾十年剝削奴役，似乎倒不是剝削，也沒受到奴役，而是三老爺關照他，對他好。似乎他對三老爺同情，只不過是蒙恩圖報；有

来有往。

作品中还有一根线索，那就是说，这座公馆的新主人姚誦詩的家庭，表面看来，似乎很幸福、融和，可是实际上并不如此。因为姚先生曾有一前妻，她虽然死了，还留下一个儿子小虎，这小虎在有錢的外婆家縱容下、影响下，变得很坏，不能接受封建地主家庭的教誨，而去看戏賭錢，不想讀書。姚誦詩的后妻韶华則希望小虎务正业，努力讀書，这就造成了矛盾。小虎的外婆就經常留住他，不准他回来，最后，小虎被水冲走淹死了。自然在这个家庭里造成了“不幸”。

作家黎先生在这些人物中，最同情的是楊梦癡、韶华，对寒儿和看門工人則是尽情地歌頌，致以无限的敬意。但是，这歌頌和敬意之所以給予他們，最終原因还是因为这两个人对楊三老爷好。

从作品中作者流露的思想感情看，我們可以肯定地说，作者与黎先生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。因为作者对黎先生并无任何譴責之意，相反地作者对事物的看法、态度，差不多完全是通过黎先生表現出来的。

作者通过作品中的“我”去同情楊梦癡，对不对呢？头脑清醒一点的讀者，一定会明确地回答这一問題的。

楊梦癡，这位三老爷不是一位由于穷奢极慾而走向沒落的地主么？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憎恨、恶心的人物！可是作者却还費尽心思地去給他安上一个“良心”，說他后来悔悟了，把他打扮成一个似乎是被压迫的可怜虫。好象他很爱面子，还有点“清高”。实际上这一切只不过是作者硬給他加上的一些东西。如果他真的爱面子，他后来就不会偷东西了；如果真的他悔悟了，也不过是愿作一个稍微正派的地主。何况、他的悔悟的真正企图恐怕还是想以此換得他大儿子那些人的諒解，以便能恢复他过去那种无耻的生活。

必須指出：楊老三根本不是什么被压迫被欺凌的可怜虫，他的結局是罪有应得。他的大儿子的态度，那不过是說明这个家庭里，都是些可恥之徒，他們之間的關係，純粹是赤裸裸的金錢關係。他們之間的矛盾、是地主父亲与地主儿子的矛盾，并不是地主階級的叛逆者与地主階級卫道者之間的矛盾。象狗咬狗一样。誰也不值得我們同情。地主階級内部的互相爭权夺利，互相猜忌，互相傾軋，这是他們的階級本質决定了的。在我們看来，两方面都不值得我們去為他們流淚。而巴金同志却不同。他通过作品中的“我”对楊三老爷的遭迂，表現了“无法抑制的感动”，感动得“流起了晶瑩的淚光”。“我”一边流淚，一边还感慨地說：“人間会有这么多的痛苦，超过我笔下所能写的千百倍！”他表示要分担三老爷的痛苦，料理他的生活，出錢为他診病，为他而东奔西跑。楊梦癡死了，这位作家居然这么說：

“真的，我不信！他不会死得这么……么快！”我痛苦的說，这个打击来得太快了。……

“那么他們把他埋在那儿？我們去找到他的屍首买块地改葬一下，給他立个碑也好……。”

为这样一个沒落地主子弟“痛苦”，为这样一个沒落地主子弟分担一切，要为他立碑，这是什么感情呀！这碑树起来是表現了什么？巴金同志，你难道不思考思考嗎？

我們再拿寒儿来看。当楊梦癡被大儿子拋棄以后，寒儿依旧十分敬爱他的爸爸，可怜、同情他的爸爸。他到处去寻找地主父亲，找不到时，就悲痛地說：“我越想越对不住爹”

“我哪儿还有心腸来讀書？我找不到他，不能救活他，就是讀好書又有什么用？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？”后来找到了他父亲，便常常拿自己的另用錢去供养他，經常还到“憩園”来折花給他，以这来作为他父亲的慰安。爹伤心痛苦的时候，他哭得更伤心；他爹做的一切坏事，他都守口如瓶似的全部隱瞞着。他甚至声称：“爹受了这么多的苦，我要做爹的好儿子”。

如果要說寒儿是个好儿子，只能說是地主阶级的好儿子。老实說，象寒儿这样小的孩子，居然有这么成熟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倫理观念和感情，实在令人吃惊。这么一个坏的爹走了，找不着了，寒儿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呢？这样一个坏透了的爹死了，为什么寒儿活下去也沒意思呢？这，我們以为是作者硬塞在他身上的。作者立意要塑造这样一个孝子。退一步說，即使寒儿在这么小时，就已懂得了这么多。那我們也不应去歌頌他。最多不过可怜他小小年紀，就中了这么深的封建思想的毒。

奇怪的是：作品中的“我”却对寒儿作了极高的評价。說他“真是絕頂的好孩子”。“好”字前面还加上“絕頂”两字，足見其好之甚。如果給他排座次，真应排到二十四孝图中去了。

我們知道：好坏是有个标准的，世界上只有一个好坏标准是对的，虽然在各时代具体内容不一样。那就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得出的标准。但剝削阶级也有他們的标准，封建地主阶级認為：孝子就是好的。不客气地說，作者在作品中对寒儿的評价标准，就是这个不正确的标准。对寒儿只一个“好”字，已透露尽作者立場的錯誤，透露出作者思想中的封建倫理观念的残余。

作者推崇备至的“憩園”守門老工人李老汉，給楊家看了二、三十年的門，他对楊老三对他的剝削压迫，一点也沒感觉到，反而觉得三老爷是个“好人”，怀着奴隶对主人的无限怀念和忠誠，一听到別人提及三老爷就淚盈眼框，为他叹息，为他祈禱。似乎三老爷是他心目中的观音菩薩一样。李老汉，我們覺得他是一个被剝削被压迫者，值得同情，但我們怒其不爭，不覺悟，不反抗，对它的行为，我們感到不滿，感到遺憾。而作品中的“我”却对他表示敬意。这敬意不是因为他是被剝削者，而因为他同情、關懷主人。这里，与对寒儿一样，也表現了作品中的“我”与作者認識的不当，立場的謬誤。

至于韶华这个人物，我們也看不出她有什么可以令人深深同情的地方。

总之，在这篇作品中，作者以楊梦癡为中心，以他为“碑”，凡对他同情、關懷的是好人，是頂好的人；对他不好的人則受到譴責。而在我們看来，楊梦癡不过是个沒落地主，沒有絲毫可取之处。于是我們不难看出：好坏在这里是混乱的，好的不見得好；作者心目中的一座座光輝塑象，只不过是社会的渣滓。

我們說，巴金同志写“憩園”时，是沒有割断他与地主家庭的感情的。作者在“和讀者談談家”一文中說：

一九四一年我回到成都的时候，我的五叔以一个“小偷”的身份又穷又病地死在監牢里。他花光了从祖父那里得到的一切，花光了他妻子給他帶來的一切以后，沒有臉再見他的妻儿，就做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。这个人的另一面我在小說中沒有写到：他面貌清秀，能詩能文，換一个时代他也許会显出他的才华，……。为着他，我后来又写了一本題为“憩園”的中篇小說。

作者在这里就也流露了一种缺乏阶级观点的說法。好象这个地主是生錯了时代，他本人

没有什么过失。好象他的才华还值得惋惜。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想法。表面上看，作者也在谴责旧社会，认为是旧社会害了他五叔，另一方面，他又为他五叔开脱，似乎是向读者说：我五叔还有才华呀！他还值得同情呀！作者没有看到旧社会的罪恶，他五叔也要负责任。

我们为巴金同志庆幸，他没有把另一面写进去，不然，这部作品真会变成对地主阶级没落子弟的一曲十全十美的颂歌了。

巴金说“憩园”中的杨梦痴是以他五叔为模特儿。我们以为：他在“憩园”中的错误是与他对他五叔认识不清密切相关的。我们不能说杨老三就是巴金的五叔，但，从以上可以觉察出：巴金已经把他对五叔的某些情感转给杨老三了。

巴金这种错误认识、不健康的感情，带给读者的影响是极坏的。如果人们跟着作者去同情杨老三这号人物，后果是很危险的。

人们也许会问：巴金不是主张反封建么？他怎么会在一九四四年写出这样的作品？

我们说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作者世界观里就存在着矛盾：一方面他比较强烈地不满意于旧社会某些不合理的东西；另一方面又提倡超阶级的仁慈，基督式的爱；也还没有完全割断与地主阶级一些人物的感情上的联系。他曾说过：我憎恨的是制度，不是个人。所以就出现了奇怪的现象，他一方面反封建，另一方面又同情地主阶级的某些人物。所以对杨老三，他没有憎恨，反而同情他。巴金只要看到一个人穷了，似乎是痛苦了，他便大发慈悲之心了。在“憩园”中，巴金引用了“圣经”的一句话：“牺牲是最大的幸福”。具体说，就是帮助人，把自己的东西拿给人家，让哭的发笑，饿的饱足，冷的温暖。这完全是没有阶级观点的话。如果敌人饿了，冻了，难道我们也要去满足他，难道也要让他去发笑？难道帮助他们也是幸福？在道理上都说不过去。但看来“憩园”是受着这种思想指导的。所以他觉得寒儿、李老汉牺牲自己帮助别人，把自己的东西拿给了别人（三老爷），企图使他能发笑，使他能饱足，使他能温暖。因而寒儿、李老汉是好人。

从“憩园”，我们又一次可以得到证明：任何作家世界观人生观如不正确，而又不好好改造，必定会严重损害他的创作。